

投资教育 - 投入和回报

世界教育指标分析

2002年版

概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世界教育指标计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宪章于1945年11月召开的伦敦大会上由20个国家通过，并于1946年11月4日生效。UNESCO目前有188个成员国。

UNESCO的首要宗旨是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它通过推动各成员国在教育、科技、文化和信息方面的合作以促进已获联合国宪章确认的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的全球性的正义、法制、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权从而达到它的崇高目的。

为实现此目标，UNESCO在下列五个方面发挥作用：1)为了世界未来的发展进行教育、科技、文化和信息方面的前瞻性研究；2)通过科研、培训和教育等活动进行知识的推广、传播和分享；3)为起草和采用供各成员国使用的国际工具和规范而制定标准；4)采用与成员国进行技术合作的形式对成员国的发展政策和计划提供技术支持；5)专业信息交流。

UNESCO的总部设在法国巴黎。

UNESCO统计所

UNESCO统计所（UIS）是UNESCO的统计机构，负责为联合国管理全世界在教育，科技，文化和信息方面的统计资料。

UIS成立于1999年，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和完善UNESCO的统计体系，编制和发布及时、准确并对与政策相关的统计资料，以应对当今世界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及经济领域的需求。

UIS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根据1960年12月14日在巴黎签署并于1961年9月30日生效的经合组织议定书第1条，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的宗旨是：

- 在保证财政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成员国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快速增长，提高成员国的生活水平，以此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 使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在经济进程发展中保持健康的经济发展速度；
- 在多边和非歧视的原则基础上以符合国际间有关协定的方式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

OECD成立时的成员国有：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西班牙，美国，法国，希腊，爱尔兰，冰岛，意大利，卢森堡，挪威，荷兰，葡萄牙，联邦德国，英国，瑞典，瑞士和土耳其。下列国家在括号中注明的日期成为成员国：日本（1964年4月28日），芬兰（1969年1月28日），澳大利亚（1971年6月7日），新西兰（1973年5月29日），墨西哥（1994年5月18日），捷克共和国（1995年12月21日），匈牙利（1996年5月7日），波兰（1996年11月22日），韩国（1996年12月12日）和斯洛伐克共和国（2000年12月14日）。

欧共体委员会参加OCDE的工作（根据OCDE议定书第13条）。

照片提供：Corbis Paris.

版权：UNESCO-UIS/OECD 2003

对本文的部分的非商业目的或用于教育目的复制，除美国外的国家请联系法国版权中心 (Centre français d'exploitation du droit de copie (CFC), 20, rue des Grands-Augustins, 75006, Paris, France, tel. (331) 44 07 47 70, fax (33-1) 46 34 67 19)。在美国请联系版权中心客户服务处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Customer Service, (508) 750-8400, 222 Rosewood Drive, Danver, MA 01923, ou CCC Online www.Copyright.com)。其余有关本文的全部或部分的复制和翻译请联系OECD出版局 (2, rue André-Pascal, 75775 Paris Cedex 16, France) 或 UNESCO 出版局编辑和版权处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or 1, rue Miollis, 75732 Paris Cedex 15, France. Fax (33-1) 45 68 57 39. Tel. (33-1) 45 68 49 92. Email: p.almeida@unesco.org)。

本文中采用的名称和数据不代表UNESCO和OECD对任何国家，地区，城市或市属区域的法律地位及其边界的态度。

投资教育-投入和回报

世界教育指标分析 2002年版

*投资教育-投入和回报*是OECD/UNESCO的世界教育指标计划(WEI)中关于教育指标分析的系列报告中的第3篇。它论述了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和回报的两方面。本报告首先分析了一份关于WEI参与国研究报告的成果,此研究的内容是WEI参与国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论补充了在OECD成员国间所做的同类研究。本报告还论述了WEI各参与国在教育程度、入学率和教育开支水平方面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本报告从公共及个人的角度考察了WEI参与国的教育支出和投资策略。它分析了公共教育支出的合理性,公共资金在各级教育间的分配,以及民间作为教育的提供者同时又作为教育的消费者的作用。本报告所附的国别统计以OECD和WEI参与国为参照利用若干指标,勾勒出各国背景及教育投资的状况。另外,本报告还包括了一份WEI参与国和OECD成员国的综合性统计附录。

参加OECD/UNESCO WEI计划的国家有: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埃及、俄罗斯联邦、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马来西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突尼斯、乌拉圭及津巴布韦。

如欲了解更详细信息或购买完整的报告,请联系:

www.unesco.org/publications www.oecd.org/oggkshop

UNESCO publishing	OECD Publications
7, place de Fontenoy	2, rue André -Pascal
75352 PARIS 07 SP	75775 PARIS Cedex 16
France	France

概要

全球一体化、知识经济、基本人权发展、人口发展趋势，这一切因素历史性地汇交于当今世界，使得教育的关键作用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承认。这些因素在OECD/UNESCO WEI 各参与国中展现得尤为突出。

教育水平不仅与个人的经济状况至关重要，也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这个观点已得到普遍认可。接受和完成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教育带来的效应已超出了个人收入和国民收入的范围。教育显然已成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公民和建立更具凝聚力和参与性的社会的重要动力。

与此同时，对教育的需求在WEI各参与国中也在增长；由于人口的增长、完成初等教育的人数的增加、以及完成中等和高等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义务教育后的中、高等教育的需求有了明显的增长。

然而，很多WEI参与国难以承受扩大更高等级的教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教育系统的扩张意味着资源成比例的增加，但这些国家的政府越来越难以克服教育费用增加的困难。这种局面呼唤新的投资政策的出现，以便在扩大社会各方面对教育的参与的同时，在负担教育支出与享有教育收益方面保持公正。

■ 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经济活动的影响

现已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很多新资料同时显示出它还和一系列非经济因素有关，例如健康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即对教育的投资，因此，就这样走到了促进经济繁荣、扩大就业和提高社会凝聚力的政策前台。教育日益被人们看作对社会和国家的共同未来的投资，而不仅仅是对个人的前途的投资。

然而，要实现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益处，仅有期盼远远不够。我们还应该深入地了解人力资本的性质和作用，以及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提高它的普及性。目前，对人力资本各种形态的研究，对人力资本和个人收益及社会收益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以及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储存和产出都缺乏充分的测量和研究。

到目前为止，就具有国际可比性的人力资本指标而言，我们只有为数有限的间接指标，即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另外，国际间有关人力资本的统计数据也还局限于其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方面。我们应该开发出新的方法来描述、测量并分析人力资本对个人、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全面影响。

尽管有这些局限，毕竟已经有可能搜集到反映人力资本和教育对促进WEI参与国的个人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关键数据。

这些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中就业比例也越高，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失业率越低。在所有的WEI参与国中，就业率都随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对个人而言，良好的知识技能也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在某些WEI参与国中，如图1所显示，教育所带来的工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级工资的巨大差别及对教育的可观的经济回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大多数国家随着教育程度增加都会有相应的工资增长，但在巴西、智利和巴拉圭，完成高中和高中以上的教育形成了个人收入的一个重要门槛。对男性而言，与仅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人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收入增长幅度在印度尼西亚是82%，在巴拉圭则是300%。从总体上看，在各WEI参与国中，拉丁美洲各国中教育程度带来的收入差别最大，而在亚洲国家则不那么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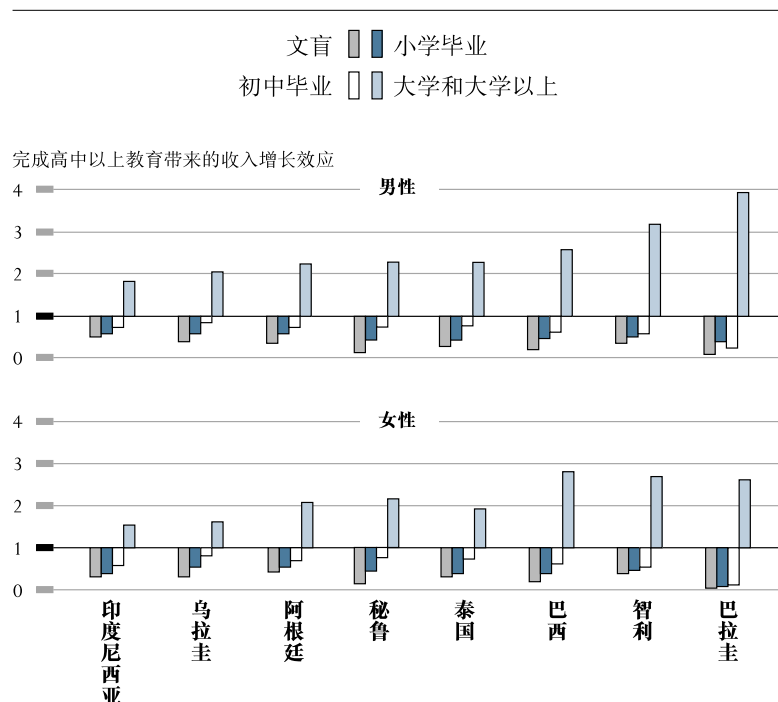
评价人力资本对综合国力的影响的一个方法是测量各种不同因素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单靠GDP指标，甚至再加上经济收入指标，都不能充分反映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些方面包括人权和公民自由权的享有，良好的健康状态，清洁的环境和人身安全。但是经济发展的作用在这个综合体中不应受到低估。

经济生产的发展不仅提供了消除贫困、社会歧视和疾病的资源，而且它还增加了人们的选择范围。经济福利来自于经济生产，应该被认为是人类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GDP作为经济活动的测量指标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它反映了一国生产的消费和投资产品及各种服务，但不包括那些非商品化的家庭活动（如对孩子的教育）和诸如自然资源保护这样的活动，这类活动通过增加社会的资本储备的形式对人类的未来作出贡献。GDP中也同时包含了不会对人类福利构成贡献的生产活动，例如污染和犯罪所产生的所谓的“遗憾”的结果。然而，GDP毕竟是反映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参数，而且是本报告所能找到的最可靠的反映各国跨年度情况的参数。

图1

25至64岁的人群随教育程度不同的收入差别，1999年



资料来源：OECD/UNESCO W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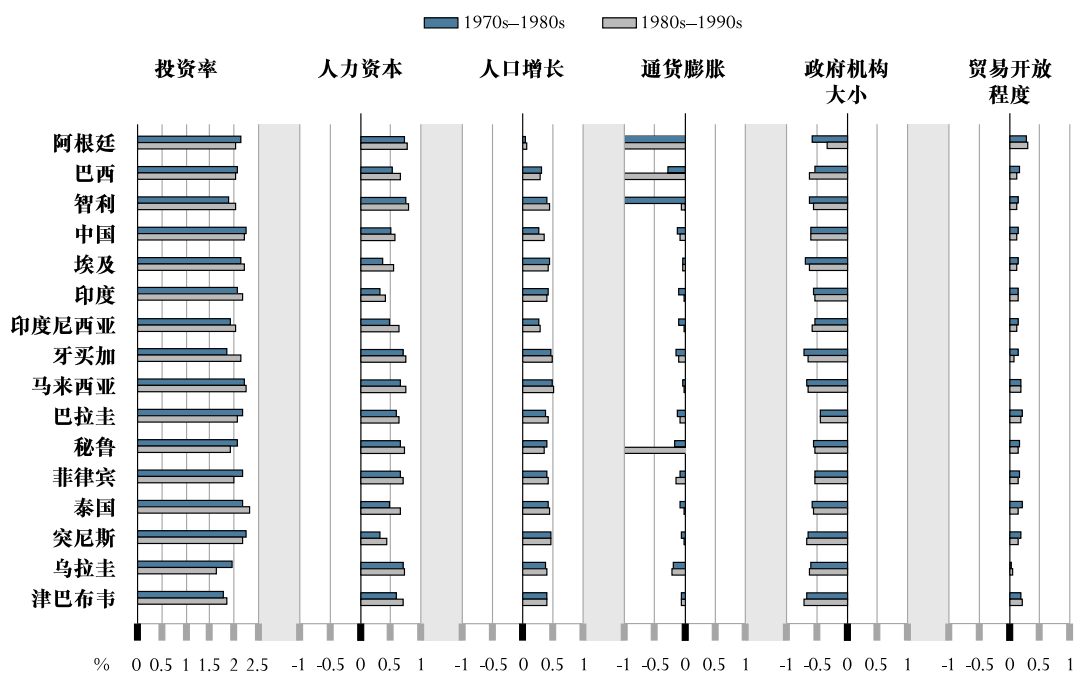
人们可以通过对各国数据的回归分析来估算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类回归分析解释变量包括物质资本、教育和收入水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增加反映社会和教育机构的间接变量。有些研究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放在一起考察，假设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类变量的差异随之增大，因此增加了所采用的统计测验的精确度。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放在一起研究，其前提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相同的。然而，这一前提很难成立。

因此，在本报告的分析中把WEI参与国和OECD成员国分开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出在WEI参与国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和积极的联系，这种联系比在OECD成员国中观察到的要更密切。与以前相比较，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大多数WEI参与国年度经济增长率中平均有0.5个百分点或应归因于人力资本的改善。在OECD成员国中，只有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达到过类似的幅度。从总体上看，WEI参与国的分析结果显示成年人口中每增加一年的受教育时间可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率增长3.7%。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有阿根廷、智利、牙买加、马来西亚、秘鲁、菲律宾和乌拉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则有巴西、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津巴布韦。在埃及、印度和突尼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比其它的WEI参与国要低的多。这一结果表明，一旦人力资本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关键水平，它就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和乌拉圭等国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密切关联也说明大幅度提高人口中接受高中及高等教育是促使人力资本转化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对WEI参与国和OECD成员国之间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或对处于不同工业化进程的WEI参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进一步显示出，在工业化进程的早期阶段，金融资本与经济发展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而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作用逐渐增加，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强大驱动力。

图2
WEI参与国人均GDP年度平均增长率中的各项变量的分解图1970-1980和1980-1990



资料来源: Ben Abdallah and OECD/EDU-IA, 2002.

■ 为将来做好准备了吗?

随着WEI参与国向知识经济的进程迈进,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将继续增加。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创造并使用知识来增加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的劳动者将成为WEI参与国劳动力大军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群。这些“知识劳动者”将出现在各个经济部门??从电子行业到农业,和各个岗位??从电脑程序员到教师。他们有更向上的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人人都具备知识和技能。他们的工作将越来越不受边界的限制,因为知识比金钱更易于流动。

目前进行的教育改革对劳动力市场所发挥的影响大约要到2020年才能显示。到那时，一些研究预计（这是很多WEI参与国的制造业产值将比现在至少翻一翻，同时制造业的雇佣人数将缩减为整个劳动力大军的10%-15%，至少在那些经济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是如此。工业部门的工作岗位将大量地被知识密集的工作岗位所取代，在这些岗位中知识成为关键的资源。如果没有对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这种资源将变得更为稀缺；有了有效的投资，知识不仅变得丰富，而且得以自我更新和生长。这是一个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崭新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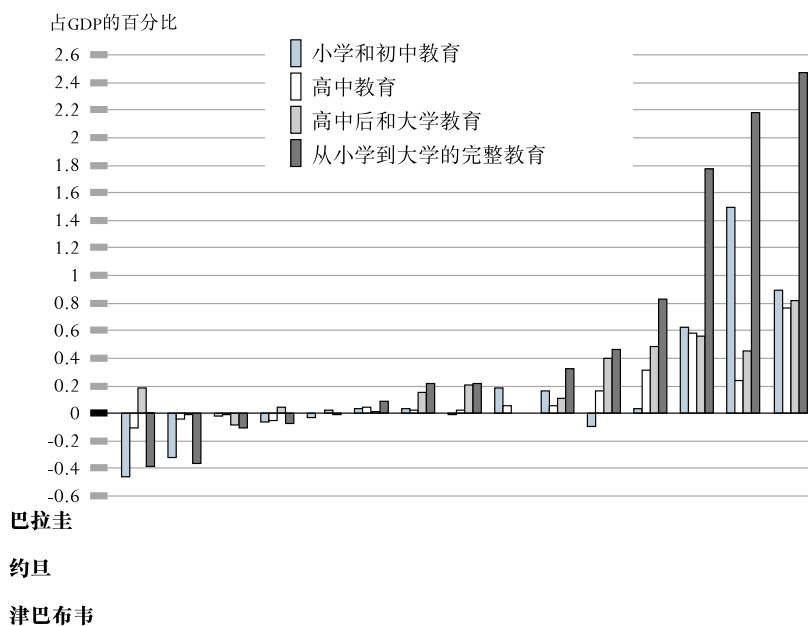
WEI参与国为这些挑战做好准备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方法之一是检阅教育机构目前的产出率。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WEI参与国在提高教育机会和参与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阿根廷和巴西，五岁儿童的预计在校时间已达到16年，这已是目前的成年人所达到的教育水平的两倍，反映出这些国家在一代人时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WEI参与国中有7个国家已经达到90%的青少年可以接受教育到15岁。这些国家是：阿根廷、巴西、智利、牙买加、秘鲁、俄罗斯联邦和乌拉圭。随着大量接受过更好教育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大军，这样的高入学率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的增长。

然而，入学率并没有反映事情的全貌。增加的入学率要转换为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接受并完成更高层次的教育。高中阶段（本报告的第一部分显示它与个人经济成功状况有密切关系）的毕业率在毕业年龄人口中的比例从印度尼西亚和突尼斯的30%到牙买加、约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超过60%。在高等教育阶段也可以观察到巨大的差别。俄罗斯联邦的大学毕业率达到了OECD成员国的水平，毕业年龄人口中的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达到了27%。其它WEI参与国中高等教育毕业率较高的国家还有智利、马来西亚和泰国。相对照的是，在巴西、中国、巴拉圭、突尼斯和乌拉圭，毕业年龄人口中的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只达到10%。

尽管各WEI参与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要达到大多数OECD成员国的教育水平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青少的预计受教育年限和成年人口中实际受教育年限之间的巨大差距说明这些国家应努力超越基础教育阶段，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解决成年人口的知识技能方面。

大多数WEI参与国（但非全部）在下一个10年间都会出现人口结构的改变，这将使他们面临更明显的挑战。比较极端的例子有巴拉圭、马来西亚和牙买加，预计这几个国家需要将分别占目前GDP的2.6%,1.6%和1.0%的教育附加投资才能达到WEI参与国的高中教育入学率的平均水平。

图3
由于人口压力引起的各级教育支出在目前的GDP中的改变，
2005年-2015年



■ 对所需教育设施的提供和投资

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和扩大教育所带来的效益，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WEI参与国中的大多数是中等收入的国家，它们大部分已达到了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正致力于扩大中学和大学的入学率和改善教育质量。但是，很多WEI参与国在动员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用于弥补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昂费用时遇到了困难。

各WEI参与国的政府正在致力于提高教育的效益，但他们所面临的经常是一个各部分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事实上，教育体系中的不平等，尤其是在高中以上的教育阶段，会使社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利用教育体系来缓解贫困和社会排斥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但很多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这些问题诸如：如何保证教育机会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平等地分配；怎样在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同时不会占用维持初等教育质量的资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引导教育资金的投向，因为它将影响到投资的回报。另外，经济理论也显示，增进教育机会的平等分配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用于普及初等教育的投资对社会也有明显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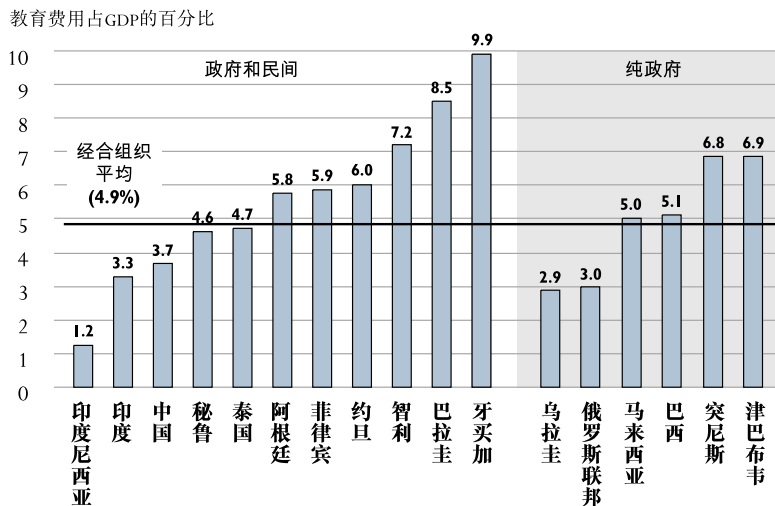
改进教育体系和保证更均等的教育机会将不可避免地和教育投资问题联系在一起：各国在教育中投资多少？政府如何在资金上支持学校？私人资本在教育设施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学生本人和家庭应投资多少在教育上？也许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是：在各WEI参与国中是谁在为教育付钱？在刚刚过去的10年中，一些WEI参与国采取了积极主动同时又代价昂贵的措施，在教育领域取得了快速的进展，他们。但在另一方面，另外一些政府在教育领域明显地投资不足，致使这些国家在教育领域进展缓慢。目前的教育投资模式是否需要改革，这个问题对于这两类国家都是适用的。

为了使问题更明显，有必要检查一下政府和私人机构在教育中的投入状况，它们在教育的管理和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以及隐藏在表面以下的投资机制的本质。

图4显示出各WEI参与国的政府和民间资金在教育上的投资水平上有极大的差别，从印度尼西亚的占GDP的1.2%到牙买加的占GDP的9.9%。民间投资经常对教育投入的总体水平有很大的贡献。

教育投资的分布基本上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和侧重点。在津巴布韦和菲律宾，教育投资主要集中在初等教育，初等教育的在校人数也占整个在校学生人数的大部分。事实上，菲律宾是所有WEI参与国中唯一的初等教育投资占用比例超过初等教育在校生占整个在校生人数比例的国家。一般来说，教育支出与在校人数的比率在小学和初中是非常接近的。

图4
教育费用占GDP的百分比，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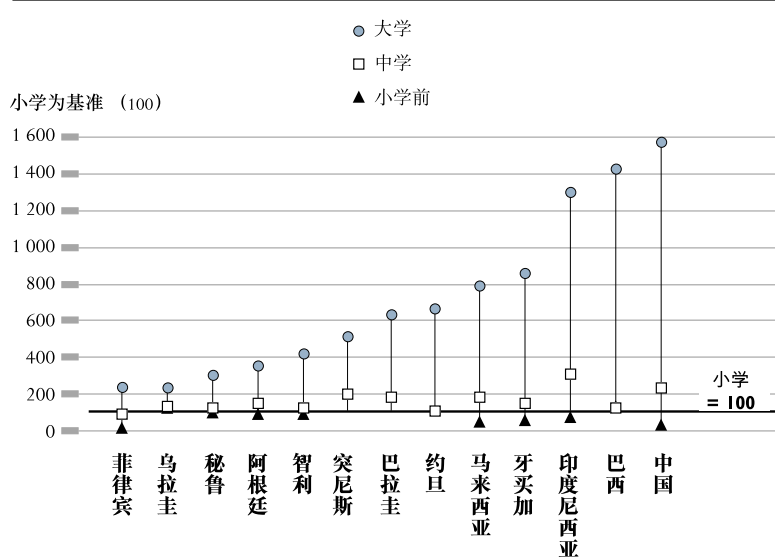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OECD/UNESCO WEI.

但在大学阶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那里政府资金的支出和学生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在津巴布韦这种差别尤其显著，高等教育所占用的投资是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比例的12倍。在中国和突尼斯，这种差别尽管略减，但仍然颇为显著。相反在秘鲁和菲律宾，高等教育占用资金比例只是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比例的两倍。

不同教育等级的学生的人均教育资金占用率是影响各教育等级整体教育资金占用率的重要因素，并且制约了各国扩大高等教育在校人数的努力。例如在马来西亚，一个中学生占用的教育资金是一个小学生的2倍，而一个大学生所占用的资金更是一个小学生的8倍。最大的差距出现在中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在这些国家一个大学的教育费用是一个小学生的12-16倍。在中国和在印度尼西亚，一个中学生的教育费用是一个小学生的教育费用的2倍。在菲律宾、乌拉圭和秘鲁，小学生和小学以上学生在教育费用上的差距最小。

图5
各教育阶段人均教育费用的分布，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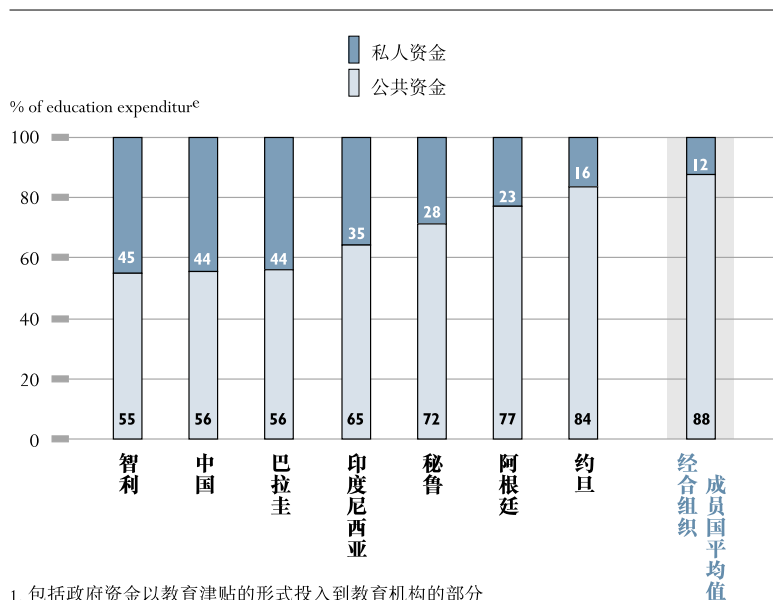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OECD/UNESCO WEL

考虑到政府教育经费的紧张，人们经常认为扩大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只能通过多方分担教育费用和扩大收费在整个教育费用中的比重等办法来实现。持这种立场的人还认为，从公平的角度讲，教育的程度越高，个人负担的教育费用比例也应越高，因为更高等级的教育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这样做将会剥夺较贫困家庭和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人们担心在教育体系中扩大个人负担学费的比重将会构成进入高等教育的壁垒，损害教育领域中平等接受教育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也是极为重要的。对很多WEI参与国的政府来说，在这两种立场中保持平衡经常是困难的。

新的投资策略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从更广泛的范围上动员公共和私人投资用于满足教育所需的资源，同时也注重于提供更广泛和多样性的学习机会以及改善教育系统的效率。在大多数WEI参与国中，由公共教育资金支持的小学 and 中学教育是由公立机构管理和组织的。同时，在相当多的WEI参与国中，公共资金也投入私立教育机构或直接投给家庭用于教育支出。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看作是政府把教育资金和教育设施的提供分包给非政府教育机构；在第二种情况下，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可以选择最适合他们需要的教育机构。事实上，在大多数WEI参与国，一部分公共资金是投入到私立学校的，而在同时也有大量的私人资金投入到公立学校。公立和私立学校在其他一些方面的差别有时并不亚于资金渠道的不同，例如场地和建筑物、对课程的控制、入学要求、教师的聘用和教师的工资待遇等等。

各WEI参与国中，生均家庭教育支出差别极大。对中小学教育而言，私人教育支出由约旦的2%到智利的30%不等。在这里私人教育支出包括直接支付给教育机构的各种费用，例如：学杂费及其它教育收费、住宿费、餐费、保健费和其它由学校提供并在学校发生的福利费用。私人教育支出大部分是投入到私立学校，但同时也有小部分私人教育支出是投入到公立学校的。在大学阶段，私人教育支出部分占生均总费用的比例要大得多：在智利私人教育支出比例高达73%，其后是印度尼西亚（48%）和秘鲁（45%），尽管这几个国家的大学入学率有极大的差别。

图6
教育支出的资金来源，1999年



1. 包括政府资金以教育津贴的形式投入到教育机构的部分

资料来源：OECD/UNESCO WEI.

家庭教育支出的水平经常与学校种类有关：公立学校收费一般要低于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和经济完全独立的私立学校。例如在巴拉圭，学生和家庭在公立学校的教育中的费用支出只占很小的比例。家长以自愿捐助的形式向小学捐款用于补充政府预算没有覆盖到的诸如维修和增添设施的费用。在高中阶段，家庭要直接向学校支付年度学费和其它有关费用。但在巴拉圭的政府资助私立学校，在任何教育阶段家庭都要支付学费和其它费用，因为国家并不承担所有教师的工资。在经济完全独立的私立学校，家庭支付的学费和其它费用必须覆盖住学校的全部开支，因为政府对经济完全独立的私立学校没有任何资助。

在某些WEI参与国，例如印度尼西亚，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学费都是由政府确定的。在另一些国家，政府只负责确定公立学校的学费，而对私立学校的学费不加干预。还有一些WEI参与国中是家长协会和教师协会这样的组织在中小学的学费标准制定、征缴学费、有时甚至是教育费用的分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费用用于支持学校的各种活动，尤其是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

在高等教育阶段，WEI参与国的私人资金（和私立高等院校）在教育中的作用比大多数OECD成员国要大得多。尽管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从原则上讲可以促进人们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事实却往往是扩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因此，在那些社会和经济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促进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平等入学机会应该是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较贫困的家庭无法负担更高等级的教育的昂贵费用，一些意见认为这种经济壁垒造成的后果是较贫困的家庭的学生甚至从小学就不愿意努力去争取好的成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反正将来也无经济能力接受高等教育。

不论是政府资金还是私人资金资助的私立院校，或者是混合资金资助的私立院校，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求而出现的。一个最常见的情况是公立院校的数量不足，私立院校满足了超额的教育需求。在另一些情况下私立院校填补了公立院校不提供的科目的空白，如有些院校专门培养精英学生，有些院校提供宗教课程，还有些院校专门针对被公立院校淘汰的学生。因此，即便在WEI参与国中，各国对私立院校也有五花八门的解释。

根据在校生的学生分布可反映出私人资金在提供教育设施上的相对重要性。在16个WEI参与国中的9个，在私立小学读书的学生在学生总人数上超过10%。比例最高的是津巴布韦，10个小学生中的9人是在由社区管理的政府资助的私立小学上学的。比例最低的是俄罗斯联邦（0.4%），因为仅仅在10年前，私立学校还是非法的。WEI参与国的私立小学在校生比例比OECD成员国的比例稍高一些。在大多数OECD成员国，大约1/10的学生是在私立小学就学。在中学阶段，在私立学校就学的学生比例更高，而且WEI参与国的比例也更接近OECD成员国的比例。然而，在任何教育阶段，几乎所有的WEI参与国的在完全经济独立私校就学的学生比例都超过OECD成员国的比例。

考察教育机构的管理和它的教育结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一些国际间的评估报告可以利用，例如“第一次国际间比较研究” (*Primer Estudio Internacional Comparativo*) (PEIC)和OECD的“学生素质评估计划”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pour le suivi des acquis des élèves*) (PISA)。然而，这些报告的分析结果缺乏一致性，而且一旦我们加入了诸如在校生的社会经济差异等考虑因素时，这些分析结果就无法明确显示出公立和私立学校在各自的管理上对学生的素质所造成的不同影响。

由教育体系的参与者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共同分担教育经费在很多WEI参与国都是一个正在讨论的问题，而且它的重要性还将进一步显现。这个问题在教育体系的两端（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显得尤为紧迫，因为在这两部分上政府的完全资助或近乎完全资助比教育体系的其它阶段要少很多。扩大入学率意味着同比例的资金的增加，但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发展高等教育资金紧张的困难。

随着新的服务对象参与到教育体系的广泛领域，及学校数目和种类的多样化，政府仍应继续努力动员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另外，制定新的教育投资政策使得更多的投资者可以共同分担教育费用并平等地分享教育成果就成为一项当务之急。

重申下列观点是必要的：尽管扩大更高层次的教育是为了给更多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现实往往是加剧了排斥的机制。因此在那些社会经济差距较大的国家，应重点关注中学和大学的入学机会问题。随着私人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应注意保持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平衡以避免这种资金来源的多样性未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反而对未来的学习者构成了新的经济壁垒。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版局**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France

UIS Ref: UIS/AP/02-02

ISBN: 92-9189-001-4

Printed in Canada

■ **经合组织（OECD）出版局**

2, rue André-Pascal, 75775 Paris Cedex 16, France

OECD Code: (96 2003 01 1P1)

ISBN: 92-64-19971-3-No52833 2003
